

张启亮●著

人间 岁月情

伊甸园的果子，

并非仅对偷情的男女拉下禁忌。

如果你要冒失地将它摘下，

必将要带着苦涩一起吞咽。

海南出版社

人间 岁月情

张启亮●著



海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岁月情 / 张启亮著. - 海南: 海南出版社, 2000.7

ISBN 7-225-026633-1

I. 人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0319 号

书 名 : 人间岁月情

作 者 : 张启亮

出版发行 : 海南出版社

(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)

邮 编 : 570005

经 销 : 新华书店

印 刷 : 海南民族印刷厂

版 次 : 200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 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: 11.5

字 数 : 278 千字

印 数 : 0001~3000 册

定 价 : 21.50 元

海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1

最后一个和我分手的女人是冬梅。

其实，这个时候，生活已经多少改变了一些我的心态。冬梅没有任何解释，就离开了我。

我看到窗外下着春雨。她离开这所房子的时候，外面正下着春雨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，她穿着一套带暗花的深红色春秋裙，没有带雨伞。她是那样匆匆忙忙地离去，怕是被我追上问个究竟。临出门时，我听到一声沉闷的关门声。太突然了，我几乎没有丝毫的准备，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她已经迅速离去了。

脚步声在深夜很清脆，起初我不敢相信会是冬梅。脚步声的确是在这所房子的通向卧室的过道里。显然，这个人已经进得房中了。

冬梅有钥匙，不过她曾告诉我，不小心掉进便池中了。

那脚步声的确是冬梅的。我在黑暗的卧室这样猜想。借着西窗的天窗处射进卧室里微弱的光线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卧室的门。

门被轻轻地推开，朦胧中是个中等个头女性的身影，我断定是冬梅无疑了。

壁灯亮了，卧室里立刻荡漾起昏黄柔和的灯光。冬梅还是像过去一样鲜亮地站在床前，目光中洋溢着温情，我的心情一瞬间被某种潜流激动起来。

其实，我已经相当地冷静。当时，她离去时那种突如其来的决定，使我举足无措，就像这个夜晚，她又突然而至一样，令我费解。冬梅离开的时间久了，渐渐地在孤独中，我对她也就由爱得歇斯底里，到最终的全部失望。女人是一种液体，男人则是有形的器皿。女人是无形的。在绝望中，确切地说是在麻木中，这想法使我产生某种空冥的情绪。

此刻，冬梅真实地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已经坐起身子，疑惑不解地望着她。我无法明白她来这里的真正用意。冬梅脱掉那件紫色风衣，娴熟地挂在门后衣架上。紫色风衣是我们相恋的第一天她穿的那件，还有那淡黄色的立刻性感了我的目光的羊绒衫，也是初相恋时她穿的那件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她来之前有意这样打扮，她是想用这些表示什么。想到这些，我的胸膛涌过一股热潮，几乎涨出眼眶。

冬梅又默默地脱去羊绒衫，剩下白色的秋衣，这才又来到床前，直视着我的眼睛。我已经明白了她的意图，并张开了双臂，冬梅立刻投进我的怀中，把脸紧紧贴在我裸露的胸膛上。

凉秋从她的脸上流进我的胸膛。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和双肩，心情很难说出是什么滋味。难道爱情真的会失而复得？

“柳，不管将来如何，我决不再离开你了。”

冬梅很动情地发誓。这样的山盟海誓暖化了我。尽管我不相信承诺的价值，但是冬梅也许真的是肺腑之言。在此之前，我已经经历了三次的海誓山盟，结果我发现那些语言只是在特定的情

况下，渴望性爱的表现罢了。我承认每次自己都会被这种特定的环境钙化了理智。

此刻，晚秋的深夜蓦然变得温和起来。我捧起冬梅的脸仔细地端详着她，依旧白皙细嫩的脸，绽放着令人爱怜的纯净，就像一件圣洁的玉器，清纯得惹人心醉。

“回来就好。回来就好。”我说道。

冬梅抬眼又凝视了我片刻，重新伏进我的怀中。窗外笼罩了漆黑的静谧。我看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，已是午夜过一刻。

“宝贝，脱了鞋到床上来吧。”我用极其柔和的语气说道。

冬梅“嗯”了一声，站起身来吻了一下我的左颊，接着说道：“我去方便一下。”

冬梅说完起身走出卧室。过了片刻，我听到卫生间里响起一阵小便声，那声音很刺激毛孔神经。小便停止后，又过一会儿传来撩水声，我猜想她是在洗手。可是一切归于寂静后，又过了好一会儿，冬梅才返回卧室。这时，我发现她只穿件粉色的三角裤头。她左手掬着衣裙，右手把门关好，然后顺手又把衣裙丢在沙发上，这才快步跑上床，掀起被子小鹿似地钻进我的怀里。她身上的那股凉气立刻浸入我的表皮。

“把灯关上。”冬梅在我的身边低声说道。

“等会儿，我看柜子里还有没有那东西。”

她知道我指的是避孕套。我清楚地记得所放的位置，也就很快找到了。

“咱们要个孩子吧？”冬梅躺在被窝里，冲我一乐说道。

“开玩笑。你能挺个大肚子上学呀？”

“说笑话。唉，你说女人生孩子什么样子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。我又不是女人。”

“你不是说，她生孩子时，你也在产房亲眼看到过吗？”

冬梅指的是欧阳洁莹。

“反正挺痛苦的。”我一副轻描淡写的表情。

我说完，随手关了灯。

这个夜晚像喝醉了酒。半年没有感受到女人的内容了，瀑布在多雨的季节总是狂奔不息的。从干热的天空下走进幽凉的山洞，那种感觉尤如醍醐灌顶，令人销魂酥筋。

那天夜里，我凭生第一次感到极度疲惫。我昏昏沉沉地睡去。空气凝重得令人无法挣扎。

第二天，我一觉醒来时已是上午九点多钟，冬梅已不知去向。

难道昨天夜里的经历是一场梦？

这件事（或许是梦）之后，我离开了木楼，在郊外租了一间农民简陋不堪的小平房。这个时候，贫穷正悄悄逼近我。

一天晚上七点多钟，我仍怀疑那天晚上的经历，便按捺不住拨通了那个常记的电话。

“喂，找谁？”

耳机里传来一个略带沙哑的有磁性的女人的声音，是冬梅的声音，我早已熟悉的时而柔情若水，时而歇斯底里的声音。

“是我。”我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
我感到自己的声音像刚刚降临的夜幕。

片刻的寂静，电话线仿佛冻结了，冬梅显然听出了我的声音。她似乎拿着话筒惊愕了。或许她没想到我会给她打电话。

“你好吗？”冬梅的语气是暖色的。

“还可以。”我的语气有些黯然，甚至很偶然，而且语音中掺杂着一些无奈似的叹息。

“那天晚上。还记得两个月前的那天晚上吗？”我想证实一下，便试探着问道。

“哪天晚上？”冬梅不知是真的莫明其妙，还是故意装作不知。或许真的是一场梦。我这样想。是一场梦。

“你在哪里？”冬梅扯开刚才的话题。

“郊外的农村。”

“到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活着，与寂寞一起流浪写诗。”

“你就不能实际些。现在有谁还看诗？”

“起码还有我自己。”

“你太固执了，将来肯定会被社会淘汰。”

“人活一世，结果都一样。感谢你的关心。对了，今天我只想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，我真的做错了什么，不需要任何朋友的原谅。”

“你是想报复我？”冬梅的声音大了些。

“如果你情愿这样认为的话。但是，我除了伤害自己之外，又能如何？”

“你不好好地活着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报复。”

我突然对她的关切有些感动。从她的语气和言辞上我明白，她以为我将选择消极方式：逃避或死亡。

“生和死都无所谓。有的人对生看得太重，就对死感到很恐惧。当一个人能真正达到痴情的境界，无疑给自己添了很多麻烦，然而他却能更接近领悟生命的内涵。”我顺水推舟地感叹一番，可能想唤醒某种感知。

“你是个懦夫，你不敢正视现实，你除了逃避，就是悲观失望，我真怀疑你的神经有问题，像你这样不改变自己，谁敢跟你一起生活？”冬梅终于激动起来。

“人都有各自的活法。我喜欢收集这种灰色的感叹。”

“那么，你在感情上永远是个失败者。”

“在一方面的失败，不等于人生的全部失败。何况，谈感情已经超过了我的思维范围。目前，除了宁静之外，我不想介入任何多彩的空间。”我虽是这样说，但是心里所期待的正好相反，越是孤寂的人，越渴望感情的温存。

“你太自私了，别忘了你有个需要父爱的女儿，难道你想使她童年的心灵里烙上阴影吗？”

冬梅的话猛地刺痛了我的神经，我此刻只感觉到耳机里特别静，是那种让人难耐的静。

“这个电话似乎多余的。”我故作淡漠地扯开话题，以掩饰自己的痛楚。

“北京的寒气很强。”

“是的，感情被寒气浸透时像没有家的流浪儿，流落街头。而记忆就像一间书房藏有许多苦难的经历。可是我真的麻木了。”

“你真的愿意在麻木中消沉吗？”

“其实消沉没什么不好。消沉是对灵魂的最好洗礼。在消沉中，我思考问题远比欢乐时更深刻透彻。”

“精神病哲学，歪理。”

“好了，有人等着打电话。挂了。”

“你还会给我打电话吗？”

在放下电话的瞬间，我听到冬梅用期望的语气问道。

我没有回答。远方的都市里闪动着欢娱的灯光。此刻，我感到心被一种无形而沉重的东西挤压着，心态已开始倾斜。

夜晚的天空落下一些冰冷，或许是雨，我沿着窄窄的小巷，走向那间简陋的小屋。

夜向着更深处伸展，仿佛一切都在骚动。窗外寒风不停地刮着。小屋内箱纸搭成的简易顶篷上面，老鼠不停地奔来跑去，那声响搅得人心烦意乱。灰暗阴冷的环境，使我无法收敛起失意的情绪。

当整个都市都睡熟的时候，我独守寒屋依然没有丝毫困意，关掉灯闭目听到寒风宁静的酣声。这个残冬的寒夜太冷了，先前欢腾的老鼠此时也许已经躲进窝内步入了梦中，或许正梦见自己偷吃谁家的灯油。

窗外似乎传来雪花落地的声音。这声音触及到我的记忆，触及到过去的岁月和时空。

2

一场瑞雪覆盖了那块陆地。在通往西边果园的路上，即便是夜色笼罩中，依然能看到灰白色的雪在枝头、房顶和道边的田地中。到易晓岚家先要路经雯清的窗前。易晓岚是柳洁的同学，雯清的姐姐。春节刚过，残冬的冷意仍旧很浓。一天易晓岚来找柳洁玩，我把她叫到我的房中，壮着胆子告诉她，我爱上了雯清。她听了当场表示这事儿准成，还说雯清也挺喜欢我。

雯清的窗前有一堆柴禾正好把窗户挡严了。我无法看到她的房中是否亮着灯光。过了雯清的住处，向西穿过一段宁静的葡萄园小路，就到了易晓岚的家。那里住着三十多户人家，四周被大片的苹果树和梨树环抱。

到了易晓岚的家，雯清已经在那里。初次与女孩子幽会，我是拉着姐姐柳洁一同来的。易晓岚和柳洁闲聊一会儿，便带门而去。在园艺场的小学院内今晚放映电影。

这时，我环视了一眼易晓岚的新居。易晓岚春节前刚结的婚。大衣柜的穿衣镜上还完好无损地贴着红双喜字。粉红色的窗帘和幔帐洋溢着温情。写字台上两只花瓶里插满了塑料花。这间暖色的房间弥漫着令人愉悦的温馨和柔美。现在，真实地面对雯清

时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平时，我可以天马行空地勾勒想象中的爱情，想象着她的每一处。但是那些想象比起眼前的雯清显得苍白而逊色了。

雯清端着糖盒走到我的跟前。她走路的姿态很优雅，像出水芙蓉，她离我很近，我几乎闻到了她身上一股洗发膏的清香甜腻的气味。我从糖盒里拿一块奶糖，剥去糖纸放在口中慢慢嚼咀着，抬头看了一眼雯清，发现她正用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望着我。她穿件浅色（银亮的）有花纹的上衣和深蓝色的喇叭裤，裤腿展示着一种青春的飘逸。她拿下绕在脖颈上的一条宽长的红白相间的围巾时，我发现她细白的脖颈放射出一种光泽，像透明的蓝宝石醉人的光泽，荡人心魄。这时，我甚至感觉到她匀称的被衣服掩遮的胴体透射出青春诱人的性感。白皙的脖颈比起她漂亮妩媚的脸颊更迷人。或许是因为那里更接近她的双乳，她的乳房一定像两只饱满醇香的苹果。想到乳房时，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雯清的小腹下面，又做贼似地迅速把目光移开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感到胸口有种压迫的奇痒。这种奇痒起初产生在一天深夜。

我躺在漆黑的房中，那是寒风淹没的一个隆冬的夜晚，女人的肤色和一双丰腴的乳房在空中飘动。我蓦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。那冲动在体内汹涌奔腾，几乎要冲破我的躯壳。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，因为她披头散发使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只能看到她丰韵的裸体。我只是尽情地寻找一种崭新的感受，那种自生的感受就像渐渐熟落的果子。我感到突然有股火焰在内裤里燃烧，那热浪使我从睡梦中惊醒，才发现自己遗精了。当时，我并不知道遗精是什么。但是，朦胧中我像是长大了，而且开始了对女人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渴求。我甚至躺在黑夜里，回味着刚经历的那种感觉，仍不免心惊肉跳。那感觉很难有准确的文字形象地表达。

快感或过电似的惬意都显得乏味。那种感觉比所有动听音乐，食品及金钱都更令人迷恋。

现在，我又感到了涨潮前的冲动。十八岁的年龄是性欲绚丽绽放的年龄。所谓的纯情都是文人浪漫的修辞。对我最具诱惑力的就是雯清的衣服裹住的身体，我想揭开女性的神秘，就像探险者想得到最终的结果一样，而过程总是充满神奇的魅力。

雯清的两汪目光，是阴柔无比妙不可言的，像观音的圣水。我们相视着，她的脸色像刚满百天的婴儿的脸色，细嫩得像荔枝的果肉，白炽灯映照下的翠绿欲滴的绿叶。她磁性的表情吸摄着我的目光，吸摄着我的血液和灵魂。

我的全部生命变成了无际的海洋，我看到自己的感情波浪起伏，潮水涌上了海滩，涌上岸边观海的礁石。雯清是牵引我涨潮的月亮，闪烁着银色的柔情。雯清是无际的海岸将我环抱。我的双脚一旦真正踏上纯净的陆地，那么，我的全部的海水将被烈日浓缩。

相视无言的交流会使人完美眼前的一切。情投意合虽然没有永恒，但是在一见钟情的状态中会放射出朗照终生的奇异色彩。我们被一种新颖的光环围绕着，我们在光环中渐渐渗进对方的躯体和灵魂。

这个时候，有人敲门，雯清忙躲到了幔帐后面，我也跟着躲了进去。我们靠得很近，她的肩背几乎倚在了我的怀中。我情不自禁地伸手扶住雯清的双肩，感到她的身体突然猛地颤动一下，我不明白她的这种反应是什么意思，便又触电般地缩回了手。

敲门的人在外面自言自语，亮着灯怎么没有人？来人是易晓岚的婆妹。她又嘟浓一句便走开了。

一切静下来后，我和雯清悄悄地离开了易晓岚的家。

寒冷立刻围拢过来。我们踏着另一条积满雪的小路，向着雯清的家走去。一弯新月在天际像只微笑的眼睛，残雪的声音格外静谧，踏在上面像牙齿咬碎雪棍的声音。我和雯清并肩而行，语言在这样的时刻显得有些多余，感受一次异常写意的雪野，清冷空旷的夜晚，所有的事物在静态之中，唯有我们体味着初恋序曲优美轻柔的旋律。葡萄园里枝干在悄无声息地颤抖，是那些细柔的枝梢，那颤抖像血液的流淌那样默默无声。更远的一条沟旁的一排榆树，像朦胧中的一道墙。雯清用围巾裹住脖颈和脸颊，只露出前额和两只眼睛。我敏锐地体察到她的眼神，我明白不久这片土地将生出许多碧嫩的小草。是的，春天就站在草地上送走最后一个冬天。这个时候，我的想象已掠过她的躯体，我会情不自禁想入非非。

在雯清的小屋后，我们停下了脚步。此时，已经是深夜，喜欢早睡的人们已经在温暖的被窝里入眠。太晚了。雯清嫣然一笑，那笑容像朵初绽的桃花。路灯辉映着她粉净的笑脸，我想伸手和她握别，甚至想拥别。然而，最后我只是深情地做个潇洒的挥别手势，但是，我的目光弥漫着雾一般的留恋。我目送着她走进黑暗的小巷，直到她的身影在最后一个回眸后消失在屋墙那边，这才离去。一股甜蜜后的苦涩漫过心头，一种新愁像杯中透明的茶水。

时间在黑暗中流过我失眠的眼睛，这份因收获恋情而愉快的失眠，令我想对着漫长的黑夜高歌。夜莺的歌声是诗人的激情般的高歌。

我躺在床上，雯清躺在我的眼睛中。四周漆黑一团。我想到

紧靠床铺的一张方桌，那是一张绿色花面和枣红色边的方桌。有一把椅子在对面，是父母结婚时添制的，三十多年了，有些古色古香。但是，在静谧中，我突然默笑起来，我想起雯清躲进幔帐时的情景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拐到葡萄园中的那个池塘边呆了一会。夜色总是情人浪漫的背景。池塘边的一块草坪本来很有诗意，现在却被雪埋在地下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强烈地感觉到这里对我充满着某种神奇的诱惑。

这是我的初恋。它意味着什么？十八岁少男少女走到两个人的世界，窥视感情的涡流中急速旋转的色彩。我没有必要对此做出评判，或许更多的人会认为这种早恋是一种道德问题，其实人类的延续就是这种本原的思维的成熟所支配的，理性的东西是一种说教用辞，支配着社会文明，但是文明是无法扼制人类这种最自然的交往。我十八岁，可是我有着成熟人所渴求的一切愿望。知识和文化只是人性上生长的鲜花和绿叶。在和雯清相恋之前，我认为那个曾因男女关系受到指责的人的处世观点是堕落观点。他说性欲就是最真实的人性，男女之间的感情都是以性欲做为基点，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，那么人类社会也就无所谈起发展以及高度文明。

在很短的时间里，我和雯清的恋情便成为全家公开的新闻，而且是重要新闻。我想是柳洁先告诉了母亲，母亲又告诉了父亲。

一天清晨，听到父亲在他的书房中叫我，我便匆忙走进他的书房。父亲的脸阴沉着，用极其严肃的目光盯住我，似乎想要看穿我的灵魂。

“我知道儿大不由爹，你已经到了有权力选择自己生活的年龄了，但是我只希望你不要本末倒置。好男儿要以事业为重，不可

过早沉湎于儿女私情中而误了自己的前程。”

我相信父亲的这番话是对的，但是我又无法拒绝爱情的降临。我可以不见雯清，却阻止不了对她的思念。我缄默无语，我没有必要抗辩。最后，我向父亲表示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。

或许母亲听到柳洁夸赞雯清的话比较多，便对雯清有种特殊的好感，竟然不知怎的说服了父亲，约个时间让我把雯清带家来。柳洁在旁边插嘴说，明天是父亲的生日，晚上就要雯清跟晓岚一起来吧。

第二天晚上，雯清和晓岚夫妇一起来了。寿宴上，母亲拉着雯清坐在自己身边，不停地给她挟菜，脸上几乎没停住微笑。雯清的文静漂亮和端庄，不但令母亲从心里往外喜爱，就连父亲也无话说了。寿宴的气氛是和谐愉快的。

寿宴散时，晓岚夫妇先走了。临行前，晓岚对雯清说，一会儿让柳云送你回去。酒席撤掉，我和雯清又陪父母聊会儿话，然后回到我的房间。这是一间单独的小房间，在院门旁边。雯清来到房中坐在那把旧椅上，我关上门来到床边也坐下。雯清手里翻弄着一本书，眼睛却看着我，我能看到她的目光泛着明亮的光泽。房间里只有一只八瓦的小日光灯，光线有些暗，雯清的脸在光线上面一点的阴影中，但是她的眼睛就像两颗闪烁的星星。我们海阔天空地聊到近午夜时，她才突然意识到该回去了。

路在脚下寂寞地延伸着。通往园艺场的柏油路两旁是一些三米多高的水杉。夜深人静，起初我们的手只是无意地碰到一起，于是便有意地增加频度，最后慢慢地握在了一起。这是感情上升的过程。我从那种质地柔软的感觉中体味到一种沸腾的愉悦。

“我爱你。”雯清的神情洋溢着喜悦。

“我也一样。”我用力握了一下她的手说。

她也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。我们的手已开始交谈。我感到她的手像团温暖的水，那热流直涌上我的喉结。这就是恋人的感受。这就是女人的信息传递。异性那个充满诱惑的世界正悄悄向我展开。

这段路上没有路灯，这个夜晚也没有月亮。星光朦胧。在黑天漆地间我们尽管看不清对方的神情，但是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热烈的情绪。前面出现了路灯，过了那路灯就是雯清的家。雯清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有些难舍难分，我也不希望分手，我们相视片刻，雯清眸子里分明是热恋的光芒。

她终于松开手，转身而去，刚走了十多步又突然停下来，并快步跑回我的面前，伸出双臂紧紧搂住我的脖子，整个身子贴进我怀中。这一瞬间，我感到她那两片丽唇扣在了我的嘴上。我情不自禁地伸出了有力的双臂。那是狂热的令人愉快的几乎窒息的吻。那舌头尖磨擦的情欲的火花几欲燃爆我的躯体。青春的潜伏的火山渐渐被地压膨胀。我听到体内岩石熔化的声音。大地在剧烈地颤动。海水在干热的岸边热气升腾着。我的理智此时像晚秋的落叶，像枯草，像风化的墙。如火如荼的热恋在拥抱中诞生了，并像匹无人驾驭的野马在无边的草原上随意驰骋。黑暗吞没了大地，就像情欲的海水吞没了我和雯清。我们在一种真实的崭新沉醉中飞翔。此时此刻，所有的色彩都失去了含义。思维的交流通过盲者的触角。我们最想得到的是浇灭这种狂热的方式和过程。

正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清脆的脚步声，一个男人哼着小曲出现在灯光下，他正朝着我们的方向走来，我和雯清立刻分开，那男人突然又拐到路边的暗影，接着响起一阵小便声。